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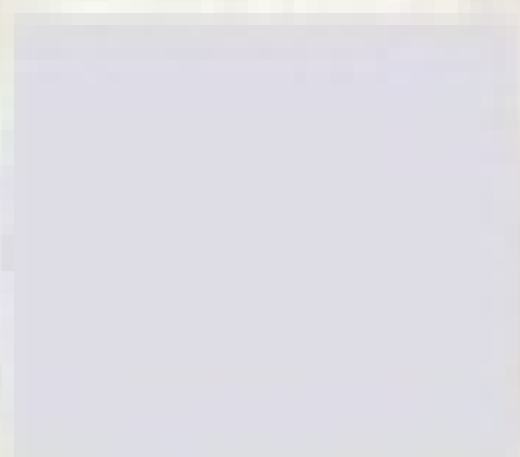
陳子昂

竹居攷廬

全唐文
卷二百十一之二百十三

陳子平

竹居跋



全唐文
卷一百一十七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十一目錄

陳子昂 三

上蜀川安危事 三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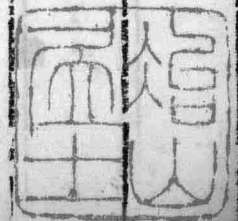
上蜀川軍事

上益國事

上軍國機要事

上軍國利害事 三條

上西蕃邊州安危事 三條



欽定全唐文
卷二百十一
目錄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十一

陳子昂

三

上蜀川安危事

三條

臣伏見四月三十日勅廢同昌軍蜀川百姓每見免五十萬丁運糧實大蘇息然松茂等州諸羌首領二十年來利得此軍財帛糧餉以富已潤屋今一旦停廢失其大利必是勾引生羌詐作警固以恐動茂翼等州復使國家徵兵鎮守若松茂等州無好都督則此詐必行旦夕警固必有發者一發已後警動蜀州朝廷不知徵兵赴救兵至賊散

靡弊更甚伏乞選擇茂州都督嚴加斥堠乃命御史一人專在按察若有詐妄即錄奏稱加法以懲其姦庶可久長安帖不然受其弊

蜀中運糧旣停百姓更無重役至於租庸合富府庫今諸州逃走戶有三萬餘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之中不屬州縣土豪大族阿隱相容徵斂驅役皆入國用其中遊手惰業亡命之徒結爲光火大賊依憑林險巢穴其中若以甲兵捕之則烏散山谷如州縣怠慢則劫殺公行比來訪聞有人說逃在其中者攻城劫縣徒衆日多誠可特降嚴

加勅令州縣長官與使人設法大招此戶則劫賊徒黨自然除殄其三萬戶租賦即可富國若縱而不括以養賊徒蜀川大弊必是未息天恩允此請乞作條例括法

蜀中諸州百姓所以逃亡者實緣官人貪暴不奉國法典吏遊客因此侵漁剝奪既深人不堪命百姓失業因即逃亡凶險之徒聚爲劫賊今國家若不清官人雖殺獲賊終無益天恩前使右丞宋爽按察蜀州者乞早發遣除屏貪殘則公私俱寧國用可富若官人未清劫賊之徒必是未息以前劍南蠹弊如斯即日聖恩停軍息役若官人清正

劫賊翦除百姓安寧實堪富國惟乞早降使按察謹狀聖
歷元年五月十四日通直郎行右拾遺陳子昂狀

上蜀川軍事

臣伏見劍南諸州緣通軌軍屯在松潘等州千里運糧百
姓困弊臣不自恤竊爲國家惜之伏以國家富有巴蜀是
天府之藏自隴右及河西諸州軍國所資郵驛所給商旅
莫不皆取於蜀又京都府庫歲月珍貢尚在其外此誠蜀
國之珍府今邊郡主將乃通軌一軍徭役弊之使百姓貧
窮國用不贍河西隴右資給亦減臣伏惟松潘諸軍自屯

鎮已來於今相繼百十餘年竟未聞盜賊大侵而有尺寸之效今國家甘心竭力以事之臣不知其故伏惟念惜臣聞上有聖君下得直言賤臣敢越次冒昧以奏臣在蜀時見相傳云聞松潘等州屯軍數不逾萬計糧給餉年則不過七萬餘石可盈足邊郡主將不審支度乃每歲向役十六萬夫夫擔糧輪送一斛之米價錢四百使百姓老弱未得其所比年以來多以逃亡臣伏以吐蕃陛下未忍即滅松潘屯兵未可廢散若準此賦斂每年以十六萬夫運糧臣恐更三年吐蕃未殄滅劍南百姓不堪此役愚臣恐非

聖母神皇制敵安人富國彊兵之神算者也愚臣竊見蜀中耆老平議劍南諸州比來以夫運糧者且一切並停請爲九等稅錢以市騾馬差州縣富戶各爲駝主稅錢者以充腳價各次第四番運輦不用一年夫運之費可得數年軍食盈足比於常運減省二十餘倍蜀川百姓永得休息通軌軍人保安邊鎮京臺府庫河西軍馬得利供輸其資臣伏審計便宜體大非一二狀俱盡陛下若以此奏非虛或可採者請勒臣付所司對議得失然後具條目一一奏聞若臣苟爲謬妄無益國家請罪死不赦

上益國事

臣聞古者富國彊兵未嘗不用山澤之利臣伏見西戎未滅兵鎮用廣內少資儲外勒轉餉山澤之利伏而未通臣愚不識大體伏見劍南諸山多有銅鑛採之鑄錢可以富國今諸山皆閉官無採鑄軍國資用惟斂下人乃使公府虛竭私室貧弊而天地珍藏委廢不論以臣所見請依舊式盡令劍南諸州準前採銅於益府鑄錢其松潘諸軍所須用度皆取以資給用有餘者然後使緣江諸州遞運散納荆衡沔鄂諸州每歲便以和糴令漕運委神都太倉此

皆順流乘便無所勞擾外得以事西山諸軍內得以實中都倉廩蜀之百姓免於賦斂軍國大利公私所切要者非
神皇大聖誰能用之管仲云聖人用無窮之府蓋言此也
臣某言臣伏見神皇陛下恭已受圖遐想至理將欲制御
戎狄永安黎元不欲煩撓蒸人故爲無益賤臣朝不坐宴
不豫軍國大事非臣合言伏見松潘軍糧費擾過甚太平
百姓未得安居臣參班一命庶幾仁類不敢自見避諱忍
之不言所以不懼身誅區區上奏冒越非次伏待顯戮惶
悚死罪死罪

上軍國機要事

臣竊聞宗懷昌等軍失律者乃被逆賊詐造官軍文牒誣召懷昌等顓愚無備陷沒今諸軍敗失東蕃固知然恐安東阻隔未審此詐國家若無私契與安東往來臣恐凶賊多端詐偽復設萬一被其矯命更失其圖乃是資長賊權沒陷府城此固宜天恩已應先有處分然臣愚見不敢不言又賊初勝不即西侵者深恐圍畧安東以自全計若安東被圍畧則遼東以來非國所制伏乞天恩早爲圖之臣聞天子義兵不可以怒發怒則衆懼急則人搖人搖則

賊得其勢故昔者聖人守靜以制亂持重以服姦大義常存人無疑懼臣伏見恩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諸色奴充兵討擊者是捷急之計非天子之兵且比來刑獄久清罪人全少奴多怯弱未慣征行縱其募集未足可用況當今天下忠臣勇士萬分未用其一契丹小孽假命待誅何勞免罪贖奴損國大義且陛下富有四海一戰未勝遂即免罪募奴若更有他虞復何徵發臣恐此不可威示天下臣聞聖人制事必理未萌所以姦不敢謀賊不得起臣聞吐蕃近日將兵圍瓜州數日即退或云此賊通使墨啜恐瓜沙

止遏故以此兵送之臣雖未信然惟國家比來勅敵在此
兩蕃至於契丹小醜未足以比類今國家爲契丹大發河
東道及六胡州綏延丹隰等州稽胡精兵悉赴營州而緣
塞空虛靈夏獨立今冰生河合草秋馬肥秦中北據隴右
亦關東鄰黨凶羯姦謀覘知此隙驅其醜類大盜秦關隴
右馬羣是國所寶防備遠策良宜豫圖不可竭塞上之兵
使凶虜得計伏願詳審臣聞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理
家必弊在國必危故明君不畜無用之臣慈父不畜無益
之子今朝廷三品五品受國寵榮天恩賞賜府庫虛耗食

人之祿死人之事恩養聖朝甚矣厚矣及邊有小賊則云
無人驅使又勞聖恩遠訪外人外人先無寵祿臨難又不
肯殉節然則國之所養者總無用之臣朝之所遺者乃有
用之士今不收有用厚養無用欲令忠賢効力凶賊滅亡
以臣愚見理不可得近者遼軍張立遇等喪律實由內外
不同心宰相或賣國樹恩近臣或附勢私謁祿重者以拱
默爲智任權者以傾巧爲賢羣居雷同以殉私爲能媚妻
保子以奉國爲愚陛下又寬刑漏網不循名實遂令綱紀
日廢奸宄滋多今國家第一要者在稍寬兵期山南淮南

去幽州四千里所司使十月上旬到計日行百里四十日
方到即今水雨如此又徵符到彼未久當日便發猶不及
期況未便發且日行不可百里若違限者死國有常刑到
不及期懼罪逃散爲賊此更生一患縱倍程趁期亦恐不
及若違不誅則軍不可統若違必誅則金衆皆怨況兵疲
不堪用吳廣陳勝爲盜由此切急切急即日江南淮南諸
州租船數千艘已至鞏洛計有百餘萬斛所司便勒往幽
州納充軍糧其船夫多是客居游手墮業無賴雜色人發
家來時唯作入都資料今已到京又勒往幽州幽州去此